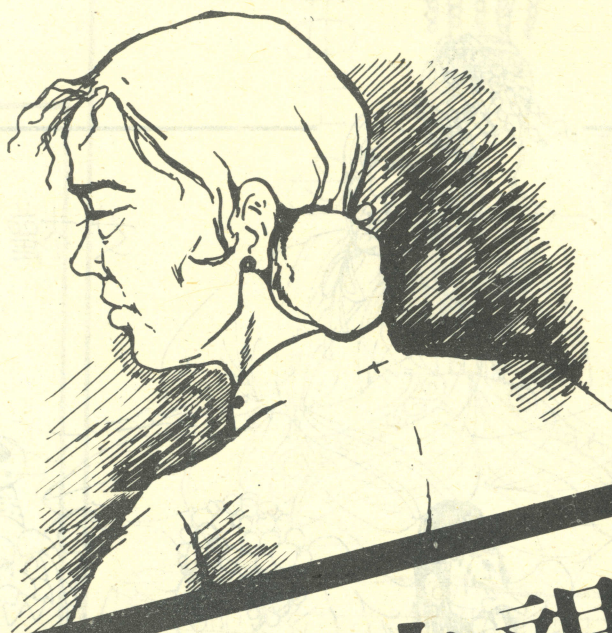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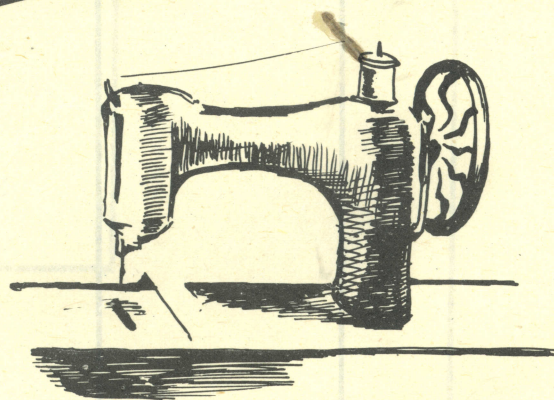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母親的縫紉機

杏林叟



負笈北上，求學已六年有餘了，我最不能忘記的是母親深夜裁縫的聲音。童年的回憶，像一杯苦水。父親的

事業，彷彿是永不順心遂意；債主盈門，四處遷離，構成了我們家的特寫，而母親就好像是獨撐家道的大柱，擎住了

破碎，擎住了厄運，却沾滿了淚痕。每當我求學時讀書讀倦了，睏了，而且起了反感，真想學學徐志摩的揮一

揮衣袖，把它給擲得天高地遠，驀然回見母親瘦嶙的身子，在寒風中苦立著，在深夜裏猶忙著為補綴家庭的一針一織時，我就無限慚愧的埋下頭來，不必錐刺，也無須懸髮，淚已簌簌然地滴醒了自己，我能再鬆懈嗎？母親只是個女人，但是她要養家，要工作，要親手照料我們；還要付債，面對債主無情的催討；甚至免不了有一番侮辱和罵罵，雖然是做到了唾面自乾，但心已淌血。

母親自幼是個孤兒，沒有父母的滋愛，在自勵自鍊中長大，難免擺脫不了拗強之氣；她太堅強，太獨立自主了，但沒有這份堅強和自主，我們三個孩子都會在生長蛻變過程中枯竭，因為那不是個溫室，也不是地平線，却是個風暴圈子。

還記得從小學到高中，一天當中，我最迫不急待於吃便當的時刻到來。因為那兒都是一頓豐盛的佳肴，有我最愛吃的雞腿呢！我當時只知道便當美味可口，却不知母親爲了它，要熬夜，要忍吞淚水！萬幸的是，母親有著一技在身，在父親頻受打擊而休頓時，我們吃飯要錢，讀書要錢，樣樣都要錢，而母親的裁縫車，也就沒有休息的時候。

我最懼怕於母親的倔強，她似乎固執得誰勸說也不聽，病了捨不得花錢；沒錢了絕不向人告貸，寧願強忍勞瘁來工作賺錢，最欽佩的是她那豐富的正義感，嫉惡如仇的心態，使得她爲善不落人後相對而生；尤其是對我們人格的苛求，更是嚴若軍法。記得年幼無知，佔有慾強，常喜歡拿別人的東西來把玩一番，姑不論我們是好奇，是幼稚，母親的一頓捶打總不免讓我痛上好幾個禮拜，那一條條烙印痕中，疼痛雖只是依稀的驚悸猶存，但對日後的爲人處世，却有不可磨滅的助益，直到今天，家中三個孩子都在學業方有起步，素行堪優，是母親這段苦日子裏，最值得讓她展顏一笑的欣慰事。

母親沒有受過正統的教育，不識得幾個字，却一直苦撐著要我們力爭上游，求取最高學識。在她的鼓舞督促中，我選擇了學醫一途，她常訓示我：「要爲良醫，不爲名醫，莫忘多少呻吟中人急需救助，我們自己呷過苦，就該知道濟世活人」。我由衷佩服母親如菊花傲秋霜的心志，也始終不敢忘其明訓，但最不忍的是，爲了讓我唸完七年冗長的學醫生涯，母親的白髮更白，皺紋更皺

了，抬頭望向她臉上瞥了一眼，我看見有兩行淚跡在她那黃白的鼻樑裏交閃，並且嘴上那兩片有珠滴的薄唇也微微在寒風中顫動，我按捺不住了，喉嚨裏塞起了一塊火熱的東西般，眼珠裏也漸漸感受一陣一陣的酸熱。

每逢寒暑假，我都會趕回家裏陪母親，她總是笑臉迎人的到車站接我，我看見她穿著同一件舊衣裳，蹣跚地走近，內心總有說不出的感激和高興，離開的時候，母親總不免叮嚀再三，依依不捨的送我回台北，每當她爬上天橋，要走到出口那邊的月台，她瘦贏的身子，倚靠著邊側，顯出很努力的樣子。望著她先離去的身影，我的淚又湧出來了。

我常是不敢深夜苦讀時，回憶母親那孤佇守著裁縫機的情景，像是一隻狡黠的眼睛，每分每秒，都提醒我幼時厄苦的傷心，但每每思緒湧上心頭時，我又嚴厲的自我督促，勇敢的去突破環境，埋頭再埋頭，爲了讓鞠躬盡瘁的好母親後半輩子能苦熬出頭，爲了完成她那擇善固執的抱負，我吃這麼一點苦，又算得了什麼呢？